



# 十月红

丁梅华

十月的风刚掠过檐角，便把整个天地染成了热烈的红。那是沉淀了岁月厚度的红，像一幅铺展在山河间的壮丽画卷，一帧帧、一幕幕，都透着滚烫的生命力。

推开窗时，最先撞进眼里的是街角飘扬的五星红旗。湛蓝的天幕下，那抹红格外鲜亮，风过时，旗面舒展如浪，每一道褶皱里都似藏着历史的回响。恍惚间，仿佛看见雪山草地间深浅不一的脚印，在岁月长河里化作跳动的音符——那是先辈们用热血谱写的乐章，如幽幽短笛般，诉说着往昔的峥嵘。曾几何时，东方巨龙在迷雾中徘徊，是这抹红化作信念之灯，照亮了前行的航道，让它从沉睡中苏醒，以昂扬之姿崛起于世界东方，每一次腾飞，都激荡起山河间最澎湃的回响。

走在十月的乡野，泥土的馨香混着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田垄间，稻穗垂首，金黄里裹着淡淡的红，那是阳光与汗水浸润的颜色；果园中，柿子挂满枝头，像一盏盏红灯笼，映得农人的笑脸格外明亮。即便偶有秋雨淅沥，也浇不灭这份殷实的期待——檐下的玉米串还在滴水，却依旧透着饱满的窠实；窗台的辣椒串红得耀眼，是日子里最鲜活的注脚。耳畔总回荡着一首熟悉的歌谣，像希望的火种，点燃了每一个前行的脚步，让我们在季节的轮回里，始终握着对未来的笃定。

坐在书桌前，翻开泛黄的书页，字里行间满是十月里的故事。那些结满思想的浆果，曾穿越黑暗与风雨，在历史的土壤里扎根，长成炎黄子孙口中永恒的传说。隔着时光隧道凝望，思绪在诗行与现实间徜徉：从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大地，到新时代的

号角响彻云霄，十月的天空，始终充盈着力量与希望。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跋涉，奏响属于这个时代的强音——那是龙的传人挺起脊梁的气魄，是伟大复兴中国梦里最坚定的节拍。

广场上的灯光亮了起来，与天边的晚霞交相辉映，把十月的红染得愈发醇厚。孩童举着小红旗奔跑，笑声清脆；老人坐在长椅上交谈，眼神里满是欣慰。我忽然懂得，这十月的红，早已融入民族的血脉：是五星红旗的庄严，是丰收果实的鲜活，是先辈精神的传承，更是每个中国人心中不变的信仰。

祝福这火红的十月，愿繁荣的中国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循着新时代的节奏，坚定走向更璀璨的明天。而我们，也当怀揣这份滚烫的赤诚，在岁月的长卷中，续写属于十月的、属于中国的崭新篇章。

## 国庆颂

郭继生

金秋十月叶正黄，  
五星红旗迎风扬。  
层林尽染丹枫艳，  
大地丰收粮满仓。  
祖国华诞生日庆，  
九州生辉抒丽章。  
亿万人民齐声唱，  
共颂高亢兴隆昌。

## 国庆感怀

张謇

层林霜染雁飞鸣，  
秋色恰如春色倾。  
桂菊香浮三万里，  
光辉韵洒五千里。  
瓣花竞把开心释，  
斟酒同将幸福迎。  
华夏今逢佳节至，  
欢声胜过礼花声。

## 今夜月明人尽望

徐新

“阴晴圆缺都休说，且喜人间好时节。”当秋风裹挟着惬意的凉爽送走夏的炙热，人们尽享五谷归仓带来的丰收喜悦之时，中秋节又如约而至。

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。据记载，“中秋”一词最早见于《周礼》。而作为一个节日，中秋节始于唐朝，盛行于宋，并绵延发展至今。

其实对于童年的我们来说，中秋节就是吃月饼，这是最深刻的记忆。现代作家周作人也是这样认为，“中秋的意义，在我个人看来，吃月饼之重要殆过于赏月”。到了中秋的晚上，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，吃着香甜的月饼，其乐融融。当圆圆的明月高挂在天空之时，童年的我听着父亲讲“嫦娥奔月”“吴刚伐桂”等神话故事，顺着父亲的手指遥望，月亮上果然有几片暗影，似乎真的是人影和树影。

中秋佳节吃月饼，是流传已久的传统习俗。据记载，月饼作为一种形如圆月、内含佳馅的食品，在宋代已经出现。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、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都提到市井小吃里有一种叫“月饼”的食品，只不过这月饼并非专为中秋节而设，制作方法也与后世的月饼有所不同。到了明代，月饼才大体成了今天的模样。汪曾祺先生说过，节日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的精神抒情诗，她里面保养着这个民族常绿的童心。所以他在《晚饭花》中有这样的描述：“这家特别重视过中秋。每年的中秋节，附近的孩子就上他们家去玩，去看院子里还在开着的荷花，几盆大桂花，缸里养着的鱼；看他家院子里摆好了的矮脚的方桌，放了毛豆、芋头、月饼、酒壶，准备一家赏月。”

中秋节不只是赏月、吃月饼那么简单，古时候的中秋，还有“拜月”的习俗。花好月圆之夜，人们在庭院设置

香案，以月饼、时令瓜果等为供品，将“月神”牌位放在月亮的方向，点燃香烛，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，祈求福佑。

一轮明月照古今。中秋节不仅有着丰富的习俗，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。千百年来，文人墨客满怀诗情，或吟咏、或感怀、或怅惘，以月寄情。唐代诗人刘禹锡写下了《八月十五日夜玩月》：“天将今夜月，一遍洗寰瀛。暑退九霄净，秋澄万景清。星辰让光彩，风露发晶英。能变人间世，偷然是玉京。”描绘的是在八月十五欣赏到中秋夜月的美景，天上人间，心摇神荡，读来感觉满卷月华，令人神往。唐代张九龄的千古佳句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，抒发的是作者对亲人的思念之情。“中庭地白树栖鸦，冷露无声湿桂花。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诗人王建以景写情，表达了浓浓的思乡之情。苏轼的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则抒发了对弟弟苏辙的思念之情以及美好祝愿。

在以前我们能吃上包装简陋、馅料单一的月饼，便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和满足感。现在月饼已成为一种价廉物美的大众食品，月饼的种类也是越来越丰富，有五仁的、蛋黄的、水果的、肉松的、豆沙的等等，花样繁多，但对于我来说，却似乎失却了当年的吸引力了。

“人生能有几中秋？”圆月的月亮寄托着与亲人团聚的情意，也满怀着远隔千山万水的离愁。对于在外地工作多年的我来说，与亲人共度节日，共享一轮圆月和一块月饼的温情体会，感受当年儿时的温暖时光，已成了奢望。中秋，就是一段段缕缕不断的眷念，就是一代代生生不息的延续……

## 相思的月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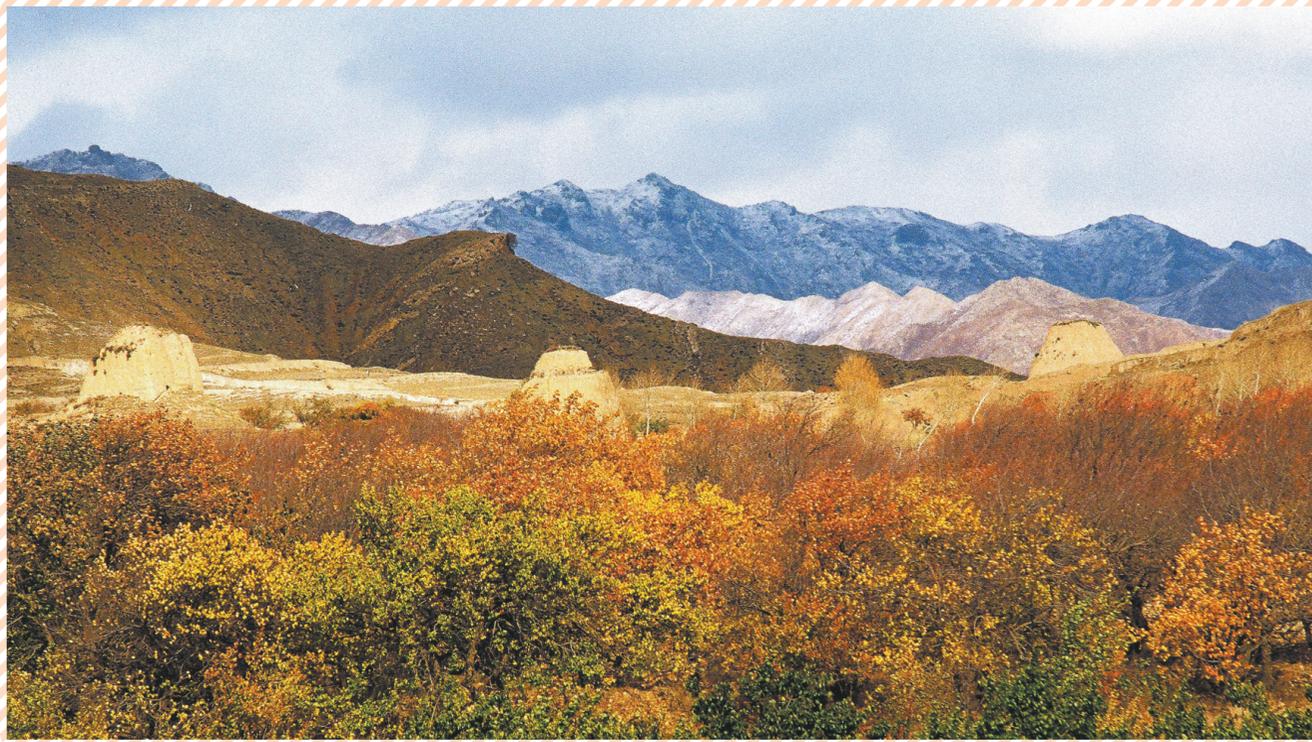
何军雄

明月高挂  
相思的中秋  
鸟雀会顺着月光回家  
用以抒情，背对着故乡  
一轮圆月的光  
穿透秋日的私语  
直奔家园

在中秋月光下许下诺言  
以相思的名义集结  
这秋日的盛宴无比斑斓

借着月光，抒发情感  
草木的心事  
在风中摇曳

相思的月光  
静候月圆  
从天涯海角散射开来  
中秋时节，硕大的圆盘  
照射到所有美好的事物  
是月光  
将相思串联



水彩边墙

李鸣放摄

## 烟火里的中秋甜

赵俊玲

仲秋的风携着几分凉意，吹来楼下丁香树的淡香。指尖划过日历上“中秋”二字，记忆随之回到了小时候跟着母亲打月饼的日子。

那时，离中秋节还有些时日，母亲便开始准备打月饼的材料。物资匮乏年代，面粉按人头供应，食用油更是凭票才买得到。母亲会从每人每月三三两的份额里匀出一些来，小心翼翼地收在碗柜里头，等到中秋节打月饼用。

在我生长的塞上古城大同，混糖月饼是刻在中秋里的念想，也是独一份的地方滋味。这种月饼不包馅，不用模具压花，讲究“三油三糖”才算上品，即十斤白面搭配三斤油、三斤糖。先把胡麻油熬得香气四溢，再把糖化开，和着白

面揉匀，揉成二两个的圆饼，表面撒层芝麻，往烤炉里一送，等着香气漫出来就成。烤好的混糖月饼，外皮酥，内里软，麻油的醇厚裹着糖水的清甜，不油不腻，越嚼越香，是大同中秋桌上不可缺少的念想，也藏着阖家团圆的盼头。

每到打月饼的日子，一大早，我就会跟着母亲去排队。母亲手里拎着提前装好面粉的布袋、糖和油。赶到街口时，打月饼的队伍已从烤炉前排到了巷尾。队伍缓慢挪动，我耐不住性子，一会儿蹲在地上扒拉捡来的小石子玩，一会儿又踮着脚跑到烤炉旁，看师傅打月饼。过了大半天才轮到我们，母亲把面粉、糖和油递了过去，师傅开始新一轮

的忙碌，我们继续等待。虽然依旧熬人，但这时候的等待有了实实在在的盼头，我的心也随之雀跃起来。先是淡淡的麦香飘出，慢慢变成浓郁的焦甜，芝麻的香、红糖的甜，混着炉膛里的烟火气，直往鼻子里钻。终于，师傅掀开炉盖，一股热气裹着甜香腾地冒出来，熏得人眼睛直眯。等月饼晾到不烫手，母亲把它们一个个装进提前准备好的白铁桶里，顺手掰了半个递给我。我急不可耐地咬了一口，热乎气顺着喉咙往下滑，连心里都又暖又甜，只觉得这大半天的队没白排。

回家时夜幕已降临，巷口的路灯亮了，昏黄的光铺在地上，把我和母亲的影子拉得长长的。母亲推着自行车，车

把上挂着那只装月饼的白铁桶，桶里的甜香一路跟着我们。我手里拿着没吃完的半个月饼，走几步咬一口，从舌尖甜到心里。母亲说：“最大的那个留着，中秋晚上祭了月亮，咱们一家子分着吃。”

后来日子越来越好，街上的月饼花样也越来越多，各种馅料、各种饼皮的月饼装在精致的盒子里，看着就洋气，可母亲总说不如当年排队打的月饼香。我也常忆起以前那些月饼的甜，想来，大概是因为那甜里裹着一家人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油和糖，裹着排队长熬出来的热望，裹着炉膛里飘出来的烟火气，还有一点点攒出来的、实实在在的暖。

如今每到中秋，最先想到的，不是市面上那些精致的月饼，而是以前街口打月饼的烤炉，是母亲牵着我的手排队等待的情形，是咬下第一口热乎月饼时，那股滚烫暖心的甜。那甜，每到中秋，就会随着当年的炉烟，轻轻飘回心头。

## 长忆中秋月饼香

袁秀兰

沿着饼边捏出一圈细密的花纹，捏的时候会特意留个小揪，说这是给月亮留的小辫子，好让它认得到家的路。这便是家家户户中秋节要做的稍大一点的供月月饼。之后，再做小一些的。

烤月饼用的铁案子架在灶火上，灶火里烧着旺旺的炭火。母亲在案子上刷一层胡麻油，将月饼一个个摆上去，待底面变得金黄，再翻个面，盖上盖子焖烤。案子缝隙里钻出来的香气，混着煤烟的味道，在狭小的房间里打转，引得我们姐弟几个总忍不住想掀开盖子偷看，却总被母亲笑着拍开手说：“急什么，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刚烤出的月饼烫得没法下手，母亲会用筷子夹起来，放在瓷碗里晾一会儿。晾好的月饼，饼皮金黄酥脆，

轻轻一碰就会掉渣，咬一口，红糖馅在嘴里化开，甜而不腻，带着麦子面的清香。

中秋节之夜，母亲会在院子里摆一张方桌，放上供月的大月饼和切开的一牙牙小月饼，再放上雕好的西瓜花篮，摆上苹果、梨、葡萄等水果。之后，母亲会让我们对着月亮鞠躬行礼。她说，月亮吃到月饼和水果，会保佑来年风调雨顺，会保佑全家人健康平安。我们拜完月，就会拿起一牙牙月饼，坐在门槛上吃。月亮如银盘悬在夜空，洒下的清辉为我们的小院子镀上一层银色。父亲坐在小板凳上，一边抽着旱烟，一边给我们讲着他小时候过中秋节的故事。父亲说他小时候过中秋很少能吃到月饼，中秋节夜里，只能看到圆月的月亮

越升越高，然后，洒一层甜甜的霜在地上。

又逢中秋节，归乡的车子刚驶进熟悉的村口，那股刻在记忆里的香气便循着风扑面而来。故乡的人们仍守着老规矩，每到做月饼的日子，胡麻油的醇香便会随风漫溢，钻进家家户户敞开的院门。当我接过一位远房嫂子递过的月饼，咬下一口时，藏在心里的味道瞬间涌了出来，那是家的味道，是团圆的味道，是刻在骨子里的时光记忆。

我忽然明白，中秋节，从来不是一块月饼那么简单，它是古城墙下的人间烟火，是家人团圆的温暖，是最绵长的故乡韵律。无论我们走多远，它始终牵着我们的衣角，像一束光，照耀着前行的方向。



花好月圆(国画)

徐成文作